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翟灝

春秋經筌卷十一

宋 趙鵬飛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伐叛討逆霸主之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

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顧奉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之以逼宋前年代宋取彭城也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書之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㫺取於宋必繫之部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不繫之衛而此圍彭城必繫之宋何也葢圍戚者圍蒯聵也蒯聵雖見黜於父實衛之世子非叛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必繫之衛哉彭城為楚所奪以封其叛人

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也故必繫之宋焉予奪之義於是甚明觀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

中國之伐鄭者屢矣必連諸侯之師扼之非以鄭之彊大也畏楚也使鄭外無楚援則偏師可以入其郛何以多為今晉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

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
奪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鬭楚而不懾
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鬭其民也故聖人書
伐書次美其得問罪之舉說者徒見楚師侵宋乃曰
次於鄫以救宋且楚至秋而後侵宋豈於此先次而
豫救之不原所書之序矣況鄫鄭地也豈次於鄭而
救宋耶不足據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晉韓厥伐鄭所以撼楚楚壬夫侵宋所以救鄭晉楚之謀交抗未可以彊弱判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春秋之世厚同盟而薄王室豈獨斯時為然哉天王崩赴告已及於諸侯則奔天王喪在所先也而邾子來朝衛晉來聘蓋以魯君即位於今期年小國宜朝大國宜聘也晉悼初立席未及温成公如晉朝嗣君

也今襄公即位不可以無報衛於魯爲兄弟邾於魯

爲附庸固不可無東脩之問也然天王之喪豈反輕

於魯乎聖人於此葢有嘆也嘆天下諸侯先同盟而

後王室也故直志其事而諸侯無王之罪昭然自顯

此春秋之意也左氏乃以爲赴告未及是從而爲之

辭爾非春秋之意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非禮也

鄭師伐宋

鄭叛盟從楚霸討屢及而不反儼其屬矣今又奉楚命以伐中國其罪可勝誅乎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為人固而不知機矣鄭畨周室懿親中國禮義之君也彼文公襄公不得已而之楚不幸無霸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非以楚為可慕而甘

為之役也成公之初堅附中華而不叛若可尚者及為楚所誘一折而從之則至死而不反其間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而附楚如膠漆反受役於楚以戕艾中國彼蓋以附楚人為得計也嗚乎固哉卒之身死於南蠻之俗不能正卯首中國同盟無一介之使以與執紼之末無足悲者其自取之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其服而已

必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為鄭方在喪伐喪為不義吾以為晉欲得鄭固無問其喪也鄭成終身陷於南服而不反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為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爾非伐喪也故不曰伐用師有名故書曰師若衛甯殖則將尊師少也故獨書將或者以為貶衛伐同姓晉亦同姓耳不貶晉而貶衛則春秋用法頗矣況晉主是役不貶主者而貶衛豈其理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也合六國之大夫而不加侵伐謀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故冬再會于戚遂城虎牢也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以鄭僖初立儻一朝楚為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之也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勞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聘問常事爾在所不志所書者以叔氏起也叔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為卿至叔孫僑如其横滋甚反譖公及行父於晉詭謀一敗匍匐奔齊叔孫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專於仲孫蔑孟氏也季文子為正卿而實耄矣故叔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且豹得臣之次子僑如之弟也令一出聘而明年遂同諸大夫之盟專兵

專會復與季孟等而其專則自是為張本故聖人謹而志之學者不可不考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書之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城虎牢是也圍宋彭城為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係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非鄭所得

專也故不係之鄭晉楚爭鄭五十年矣乍叛乍服惟
彊是依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鄢陵三合諸侯
征之而不反葢鄭入楚則楚兵將橫行於宋衛之郊
鄭為中外門戶不容不較也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
為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之興規規然
求所以得鄭之策諸大夫謀城虎牢以偪之虎牢天
下巨險在莊公為制邑至是為虎牢在漢為成臯而
今之孟州汜水縣是也巖險闢於天下楚鄭倚之以

抗中國令晉率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列國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楚失之蓋亦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八國之君同涖是盟而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此聖人所以不繫之鄭歟凡外入人之邑書入取人之邑書取虎牢實鄭邑諸大夫城之不書入不書取蓋志於服鄭以安中國非為入其邑而取其邑也故獨以城書之聖

人無私心原其情而已矣說者以為伐喪據此城邑而已實未嘗伐何得謂之伐喪書遂繼事也無褒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至是殺大夫者四惟僖二十八年得臣去族其後殺宜申殺公子側公子申則與中國諸侯殺大夫無以異論者鑿之遂以别楚人彊弱且楚自殺其大夫何與彊弱得臣愚不知退而以取大敗楚之罪人也故以殺有罪而去族其他則否且自文以下雖諸侯

大夫有罪無罪均不去族何獨於楚而疑之葢自文而上權未出於大夫故可以去族論及專輙益甚則必以不誅誅之非徒貶其族而已此春秋之意也若曰楚之彊弱見於此臆度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相攻中國之福也使吳楚合而從事於中國中國何以禦之今幸而參商二悪交攻固未暇及中國矣然稽其故則鍾離之會實有謀焉吳方伐郯入州

來有戕艾中國之志晉厲率諸侯大夫會之於鍾離一會而吴無仇晉之心楚有忌吴之意故楚伐吴以其不與已而與中國也然楚之兵力既分於吴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紓吴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之會吴不名而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吴楚是也然吴既附中國則楚實孫終春秋之世楚無一日安枕者以吴掎其東也不然使楚無吴患專力以向中國諸侯其能久

不在裓乎此吴楚相攻吾猶以為中國之福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文公即位三年如晉朝公及晉侯盟盟於國都也晉要之也襄公即位三年亦如晉朝公及晉侯盟於長樗盟於外也我欲之也公於此纔六歲爾安能欲盟哉相禮者求之也成公以僑如之譖沙隨之會不見行父執辱然魯實畏晉事之無怠也今悼公初霸襄公新立而朝之權實在三家相禮者疑晉狎公之幼

有以窺魯也故請於晉侯而求盟焉此盟於長樗之
意也不然晉悼之霸氣熖赫然要三尺孺子而盟之
何其不武哉吾是以知此盟出於魯非晉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悼公晉之賢君也即位之初民譽溢然桑陰不徙而
成霸業然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

鄭逹中國而即楚久矣厲公之威有所不能服令一
與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歸陳覘鄭之歸而已
獨不與心有所耻故亦遣袁僑如會焉一會而得二
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至勢不可以
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
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不其正歟葢鄭伯之來
既與雞澤之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懐附之心
不固苟復自及其盟則袁僑實伉而霸主之權不尊

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而僑無伉君之罪
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
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溴梁之會書
大夫盟不先言諸侯盟則可謂諸侯會而大夫盟矣
責大夫之專可也今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也
何得為專戊寅之盟吾竊以為正然雞澤之盟則吾
猶有憾焉齊桓為葵丘之盟宰周公在是桓公不敢

盟之書曰諸侯盟於葵丘周公不與盟也今悼公屈單子於諸侯之列固已伉矣而已未之盟不復異之遽與同歃此則非矣彼徒見翟泉之盟不殊王人柯陵之盟不殊尹單因以為常爾然不務學桓公之正而從文公之譎襲厲公之謬此吾所以為悼公惜之若夫君以盟鄭之君臣以盟陳之臣則尊卑之禮較然無可疵者矣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師師伐許

晉既得陳鄭矣其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倚楚為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興召陵之師以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陳侯午卒

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其賢於鄭成遠矣

夏叔孫豹如晉

諂事大國以内固其寵爾非聘會之禮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成公之妾襄公之母也母以子貴故得以小君之禮治之踰月而葬速也

冬公如晉

公比年朝晉畏晉甚矣公固幼未能有立所以然者

三家之意也

陳人圍頓

陳可謂不量力矣初脫左袵而從中國免楚之兵幸矣而遽稱兵圍頓頓楚之與此所以名楚之師乎故

明年楚師伐陳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鄭僖新立雖與雞澤之盟而聘使未交於

諸侯故以發來聘然鄭成腦於楚不復與衣冠之禮而卒今僖公復歸而從禮義之風行聘問之禮亦足以榮矣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微國也不能自通於霸主因魯而求通於晉故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非魯欲之鄫為志乎如晉也故不書及鄫志於如晉然叔孫豹豈能屈而會之乎故亦不書會非及非會俱行而已故曰叔孫豹鄫世子

巫如晉秋遂列於戚之會實魯致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吴於善道

吴晉將為戚之會未告期而魯衛實鄰於吴晉以其親鄰也故命以通好焉非魯意亦非衛謀謀出於晉也故不書會不書及而以協比為文卒之十四國之君俎豆於戚之會吴晉翕和中國以寧者魯衛之力也故善道之會無貶辭善之也

秋大雩

義同桓三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失陳鄭勢也悼公方霸陳鄭何辭而不歸楚共真夷爾不達陳鄭去就之故乃歸罪壬夫以為壬夫侵之以致陳叛且壬夫不侵陳陳豈久安於左衽哉則殺壬夫遷怒也非其罪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於戚

鍾離之會書會以會晉率諸侯往會吴也戚之會不
殊會吴晉兩欲而為是會也陳鄭既歸楚方内憤殺
公子壬夫則將有事於疆場矣此晉所願交於吴也
吴既與晉楚公子嬰齊嘗帥師伐吴此吴所以願交
於晉也吴晉同欲交相求以為會焉故十四國之君
歡然相躋於壇坫之間無不相下者矣此所以不書
會以會也曰吴人非進吴便文爾不得曰吴鄫人也
至柤之會則復書吴而已用是知今之書吴人非進

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至自會而冬戍陳說者皆疑魯獨戍之魯安敢以寸兵抗堂堂之楚哉必不然矣其所以戍陳者諸侯同戍也戚之會既受命矣故至是而皆戍焉然則宜書諸侯戍陳而不書諸侯者葢以急於救患與城楚丘之義同不足以為諸侯之功故不書諸侯以示貶

戍未反而楚伐陳則知戍之不力矣故不書諸侯豈不有嵩哉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伐陳而諸侯救陳善救之也然不若力戍於未伐之前則楚不敢伐戍之既不力而救之益勞兵怠於初而勞於終吾見諸侯之左計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亦魯之賢大夫也蓋有季友之風焉孔子稱其三思而後行范文子道其忠良固不可以三家子孫目之也然居孟叔之間不能無固位保寵之心故柄及其子則專且叛矣雖然叔肸之賢而其子嬰齊横於魯文子之賢而其子宿專於朝子之不肖固不可以尤其父也然為其父之辱大矣是故君子重夫有子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赴於諸侯而葬配以謚其初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亦從而眇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會之故書葬杞桓公

夏宋華弱來奔

從左氏之說則華弱懦而不武宋人逐之懦而不武解其職足矣何罪而見逐若見逐則宜書放之安得曰來奔來奔自奔也必有罪於宋内不見容耳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義同桓二年

莒人滅鄫

棄近而圖遠背小而慕大取亡之道也鄫接於東海與莒為鄰協比其鄰以保社稷盟會有所不徵兵役有所不及不其裕哉乃哆然好高慕遠求於魯而通於晉終一列於戚之會且擠於吳人之下其亦何榮

乃旋見滅亡宗廟不祀吾未見其利也然則鄫之滅其自取則宜書如梁亡之例安得書莒滅之此莒實滅之不得書鄫亡且梁之亡民先潰而秦取其地爾故曰梁亡今莒不滅鄫鄫實不亡何得以自亡書之稽其所以取滅亡之故則忽近謀遠之故也故吾論之以為小國之戒然晉為盟主既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鄫莒人滅之亦不能問烏在其為盟主也如此則小國何望哉鄫之滅為悼公之累大矣

冬叔孫豹如邾

魯大夫如齊如晉如宋如楚國是也如小國謀其私爾公孫茲如牟公孫嬰齊如莒與此叔孫豹如邾皆然也春秋諸侯以彊弱為判雖匹敵非報聘不往而況小國乎豹上結霸主外結附庸以內固其寵爾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也父喪未期而執使命如世世卿以固位而已不顧夫禮聖人志之以見世爵之過襄公幼弱

蓋非公意宿自為之矣三家之專其可忍哉左氏乃
曰晉以鄫故來討故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滅鄫者
莒也晉何乃責魯徒見滅鄫之後宿遂如晉妄附會
為是說其實無義理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之謀萊久矣宣公之世嘗再伐之而未得間迨是
卒滅之書以爵甚齊侯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郯蓋嘗婚於魯而尋出絕宣十六年郯伯姬來歸是也用是不通於魯郯雖微其國宜有典刑孔子嘗學官名於郯則郯宜知禮今而來朝克荷其禮也聖人蓋喜而書之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見僖三十一年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季氏自友及行父蓋君子也友之世存魯功在公室行父相三君妾不帛馬不粟無金玉器幣蓋亦心於公室者也行父卒目未瞑不肖子宿世其爵利襄之幼而謀弱公室冒喪如晉謟事霸主以內益其勢也今又城其私邑禮大夫無百雉之城彼城其邑將何為哉至其子意如卒逐君專之原自城費始故聖人謹而書之以著季氏之張本

秋季孫宿如衛

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侯之聘則未嘗報也今七年而後季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衛雖弱於魯固不敢責報然亦疑魯之外衛矣故冬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聘所以結好盟所以質疑既好則有所不疑好而終

之以疑非所以為好也凡來聘而要盟者均罪矣奉命而出聘不奉命而來盟出於際接一時之私詞有所不相下而質之於神耳且魯衛初無一毫之隙徒以元年衛人來聘而魯報之後是誠魯之責也然魯君實幼何以詰之今季孫宿報聘而反衛以孫林父來聘林父宜拜宿之聘而辭其腆魯之君臣非木石能無愧乎乃因聘而要盟焉吾以為壬戌之盟無貳可盟者林父外要盟而內要功而已春秋之法在所

不赦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而未得志今復釁兵而圍之宜陳有所不堪故

鄬之會陳侯逃歸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

會于鄬謀救陳也救陳而陳侯逃歸陳安賴乎救之

無其實者聖人不苟與其名故書會不書救不能救

也然陳所以不能久固者以楚迫之也晉不能制楚
雖救陳其能久留乎當是時楚所忌者惟吳爾為晉
之計不若東連吳以掎楚之右南合諸侯以角楚之
左楚自救不暇固不能敵陳也如是則陳可以久安
而無叛今安坐而待之楚兵至則姑出兵以示救之
之意楚何畏而陳何恃哉宜陳侯不免逃歸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不幸而死于行亦偶然爾聖人亦即其實而書

之初無襃貶三傳見其文之異因鑿生異說諸侯卒以名赴典冊之常使鄭伯而卒於其國則曰鄭伯髡頑卒足矣今不幸而死于行故首書鄭伯髡頑而繼書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則辭乃達所以首志其名者文之當然耳三傳不察其文謬以為遇弑且實弑而聖人書卒是春秋庇逆賊也安得為春秋趙盾許止實弑傳以為非弑此實非弑傳以為弑若從傳以求春秋則聖人經無一言為實此詭辭也吾切

憤其用私臆以亂聖經顧與同志者鳴鼓而攻之誠千世之一快也

陳侯逃歸

或曰聖人以義責人而不窮人於義蓋疾晉之不足恃而閔陳之非得已者也鄬鄭地也諸侯救陳不即赴陳而會於鄭地陳既被兵不自固守而出會於鄬兩非策也諸侯既畏楚不進近會於鄭陳且內虛無怪乎陳侯之逃歸也逃之為義亦賤矣陳將免乎逃

之誅則曷若前日勿會既會則曷如今日勿逃二者均失也陳方受兵外遣使以告於晉內自守以待救至此上策也若既出會矣而諸侯無進意曷言於晉侯曰今諸侯不進而陳且內虛請歸以死社稷晉侯亦何辭以羈之初既不慮而出終乃不告而逃諸侯觀望不救罪不可逭而陳侯鼠竄而逃之庸為有禮乎鄭伯逃首止之盟陳侯逃於鄬之會均書曰逃賤之至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前年會於鄬不至無辭以告廟也

夏葬鄭僖公

弒君不葬而此書葬亦足以見三傳之誣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人侵蔡非晉命也鄭意也蔡臣役於楚久矣中國不復問其去就今鄭人無故而侵之遂獲公子燮見蔡無備也鄭為此舉內以媚晉外以招楚吾知之矣

初雞澤之盟鄭至則陳亦至以陳鄭唇齒也今陳既逃而即楚鄭將從之則無釁而叛故伐蔡所以怒楚楚兵至則吾藉以叛晉也故冬公子貞伐鄭而遂與楚成鄭蓋志於從楚故興兵役以招楚兵也不然蔡於鄭何慊而伐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既失陳而為是會所以觀諸侯也而諸侯皆以大夫聽命惟晉鄭二君臨之晉之霸業隳矣豈以一失

陳而遂為姑息之政哉襄成之霸諸侯不躬會則有誅令甘受其伉而不問何耶齊宋衛邾在所不詰而公既在晉乃委其君而會其臣無乃以公之幼而狎之乎襄公于時纔十有一政在三家而季氏尤悍悼公豈不知之宜與公為會而沮季孫之權則魯是賴今反置其君而奬其臣卒之季氏日彊而公室日衰職此之由故也憐其稺而會其臣豈曰愛之實禍之矣

公至自晉

至自晉而不至自會明公在晉而宿在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莒在魯之東介於海上有東夷之風焉伺隙而搏噬夷之常也前日滅鄫方伯不討鄰國不問莒蓋得志令狎魯君之弱政令不一而窺我東鄙焉自是而後世與齊魯交兵而不戢小國弄兵禍之招也其被齊魯之伐非不幸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前年鄭人侵蔡以招楚師楚師果至於是鄭與楚平以傳考之則前日伐蔡者子駟子耳也而今日從楚者亦子駟子耳也用是知鄭之伐蔡蓋招楚師也二子之謀蓋亦危矣使楚怒其伐蔡釐兵而扼鄭不聽鄭平鄭其殆哉不若聽子產之謀專事晉以抗楚楚遠而晉近遠者其能久暴師於外乎深溝高壘以老

其鋒楚其如鄭何乃區區名楚兵而志於從楚其為謀亦左矣其後無日不被晉楚之兵非不幸也不達去就之權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何以書於魯之策從赴也國不幸而災則側身修行以塞天變赴於諸侯何益哉公羊以為為王者之後記異齊大災無乃亦王者之後乎人火曰火天

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或以為成公母或以為成公夫人莫考其詳餘義見

齊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服人者必有安人之方為國者必定固國之策服人而不能安則人不久服為國而不能固則國不久寧晉悼期服鄭而不圖安鄭之方鄭簡為國而不謀固國之策吾所不曉也鄭蕞爾小邦晉合諸侯之師而扼之鄭宜必服矣然鄭既服則必求所以安之則鄭不叛今鄭纔受盟而楚師議其後鄭何能久服於晉哉晉苟能先制楚使無以加鄭則晉可以久得鄭而

無叛也鄭介晉楚之間其為國固難矣然今日從晉明日從楚犧牲玉帛無日不勤宗廟神祏無日少安則亦何以自立哉必君臣合謀長慮擇其可從者而決從之兵至則告於所從者以為援兵去則飾城以事所從者所從一定則外亦絕望而兵將不至矣然則為晉之計宜奈何必能東結吴以掎楚楚忌吴之斷其後必不敢縱兵以長驅於鄭郊則鄭可安而不叛矣為鄭計者莫若決背楚以與晉晉近而楚遠兵

雖至必不能久遲於鄭吾求晉以援之曠日持久以老其鋒楚知鄭不可以俄而得則亦不復出矣今悼公未有以安鄭乃合十一諸侯之師以伐之鄭不能抗宜無不服也故同于戲之盟然徒盟豈足以安鄭哉口血未乾而楚師伐鄭則請成於楚矣及夫會吴於柤吴既内附然後再伐之鄭始如蕭魚之會而不復叛也及蕭魚之會鄭亦知叛服不常無以為國決於從晉者二十年而楚亦無如之何吾以是知服人

而能安人為國而能固國然後為得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鄭復為楚故柤之會鄭不在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柤楚地晉率十二諸侯會吴于楚地謀楚也謀楚則未甞伐楚何以知其謀葢謀制楚以服鄭而已不志於伐也晉楚爭鄭久矣晉屢得而屢失之以不能絶

楚之伐鄭也今吳方張與楚為鄰吳楚兩相忌楚得吳則足以横行中華晉得吳則足以斷楚右臂楚既失計吳已為晉所羈鍾離善道於戚之會是也然吳雖與晉葢恃其彊大而不能為晉用晉獨會之以為掎角之勢而已前日伐鄭鄭既同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吳於祖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掎楚楚謀出兵則懼吳襲其後而内有所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

無楚患也柤之會吴既向晉故晉兩合諸侯而伐鄭鄭果如蕭魚之會而不叛者吴能掎楚而楚不敢伐鄭也則柤之會不為無益於中國而說者疑其率中國以會句吴不知此會何以制楚而安中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祝融之後其國近楚晉侯會吴以謀楚是也遂滅偪陽則助桀為虐矣前日吴伐郯入州來其源葢已駸駸蠶食也自鍾離既會而楚伐吴吴有所忌而

未敢肆其毒焉今會之以安中國其利未見而小國被其滅害實先之爲在其爲安中國也聖人書遂誅之深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旣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然鄭堅志從楚內不自愧又從楚以伐中國其罪可勝誅乎

晉師伐秦

楚鄭伐宋而不救乃釁兵伐秦已怨與人命孰重哉

先已後人非所以為霸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蔑爾蠻邦乘人不意則肆其蠆毒前年伐我而我未有以報今復伐我而明日皆會以伐鄭真無忌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楚鄭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戍虎牢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三子鄭之卿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無政刑矣騑秉政其責為重賢者當國精神折衝銷患於未形騑執國權内有晉之討外有楚之寇朝南暮北罷於奔命鄭受兵無虚歲外擾如沸鼎何暇治内哉宜其禍生肘腋而不測也嗚呼此可以為菲才當國者之戒

戍鄭虎牢

城虎牢不繫之鄭非苟為鄭也戍虎牢復繫之鄭志

於得鄭也繫天下者以天下言之繫一國者以一國言之春秋之意也城虎牢而得鄭者凡六年内外安之戍虎牢而鄭果恐踰年而遂服則夫城之戍之皆不為無益其成功有大小故聖人所書之法亦有所不一也然則執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說者以為魯獨戍之魯敢以單師抗楚哉葢志事之體以序其間既書盜殺三子故不得書遂焉或者疑其不書遂因以為魯戍之則誤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鄭中國也豈荆蠻所宜有救善辭也豈荆蠻所宜當以鄭與楚惡鄭也以救與楚病晉也晉以十二諸侯臨鄭鄭可歸矣而黯然不反入戍虎牢以偪之而卒無悔心是堅附於楚也故楚視之若已有焉然晉動天下諸侯不能制楚以服鄭楚得以單師直犯諸侯之鋒而救之其為晉之累大矣此一書救鄭愳以為

惡鄭而病晉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作三軍

周禮封國之制大國方五百里魯以周公之功封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實五百里記禮者侈其事合附庸而言之也以丘甸之法考之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魯五百里之國為地三百二十甸為卒二萬三千四十人甲士九百六十人合步甲二萬四千人成公作丘甲甸增三甲為甲士三千八百四十人

合舊制為步甲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人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魯纔有二軍周禮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舉成數以限之示無以踰斯限耳非實制也令作三軍是增賦而為三軍也故曰作作者是創作如作丘甲葢前乎此無是制也以傳考之則季孫宿利公之幼弱作三軍以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則變亂周制之罪在所不問而分奪魯國之柄其可勝誅乎聖人書之葢切齒於此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未能有立此必出於季氏然不從而遂不郊不復免牛免牲書曰乃不郊忽辭也餘義同成十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侵蔡在八年

左氏以為子展謀伐宋以致諸侯之師因叛楚以從晉理或然也前日謀叛晉而與楚者子駟子耳子國也三子既殺則謀必敗矣何者鄭謀叛晉而無隙則侵蔡以致楚師今日復謀叛楚而無故則伐宋以致

晉師鄭人反復之計行之久矣疑左氏之言非誣也
然謀歸晉而不能抗楚雖同亳城之盟及楚師出則
復從而伐宋矣彼其連疾於宋所以撼晉望晉有以
制楚而鄭得復為中國也故聖人於侵蔡以致楚師
則人之彼其為中國侵蔡疑可褒也而其意則志於
致楚師以從逆故誅之今為楚侵宋以致晉師則名
之彼其為楚而侵中國疑可貶也然其心則志於致
晉師以從晉故予之聖人原情而已情善而迹惡不

以迹而掩其情情惡而迹善不隱情而予其迹故侵

蔡宜予而不予侵宋宜誅而不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侵宋以致晉師晉師果至故同亳城之盟然晉未

有以制楚楚且出而援鄭故復從楚以伐宋焉嗚呼

為鄭者亦難而為晉者亦勞矣然至蕭魚之會而鄭

始服蓋楚亦知鄭不可力固徒斃師無益也故置鄭

而勿問焉是豈特鄭之幸哉晉之幸多矣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於是投鄭計矣鄭嘗伐宋以致晉師謀叛楚從晉也楚不知察更以為利已令鄭既受晉盟楚師又出鄭因逆之兵不加鄭乃復比之以伐宋焉不知鄭從已伐宋非利楚也復招晉兵也故晉兵再出則鄭如蕭魚之會楚人覺之故執鄭良霄以其賣已而與晉

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服人之迹者迹雖至而心不懐服人之心者心既悦而迹不顯鄭伯乞盟陳侯如會服人之迹者也迹若服而心則異聖人亦著其迹而已不保其心也會於蕭魚服人之心者也心既服而迹不露聖人亦書其心而已不顯其迹也或者見春秋無如會乞盟之文

因以為未得鄭是求其迹而不察其心不善學春秋者也悼公之所以服鄭蓋亦勤矣三年之中五合兵車何晉之速于得鄭哉蓋鄭在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為外禦則中國諸侯然後得以安枕無虞也然鄭自子駟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而所以不得久為中國者以楚躡其後也戲之盟亳城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逼之不置耳悼公知楚之遠於鄭故屢出而屢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

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焉而鄭亦決於
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藉諸侯之兵叛楚而為晉也
則鄭之服亦豈迹來而情貳者哉蕭魚之役楚疲於
外鄭服於内故寸兵不折而鄭自歸隻牲不歃而鄭
不叛書曰某侯某侯伐鄭會于蕭魚而鄭默與其列
其後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則悼公所以
制楚服鄭之功豈不比於桓文耶彼區區求鄭於如
會乞盟之間者豈足以識悼公之謀而察鄭人之心

哉深於春秋者當有以辯之

公至自會

亳城之盟至自伐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為功而不以伐為功也則諸侯之師蓋陣而不伐歟覯乎此益見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稱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既從晉矣將命於楚何哉告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之行人何傷哉適足

以張楚之虐而昭鄭之誠也故書人以執所以著楚之虐歟

冬秦人伐晉

報十年之役也晉伐秦書師秦伐晉書人均私憾也師晉所以存霸主人秦所以抑西戎然原其兵端則晉實首之則夫晉書師亦非褒也乃所以重其過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蕞爾蠻邦五年之間三伐魯魯奔霸主之命未暇治莒也更以為得志直圍魯邑其可忍哉故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忿兵也雖台之見圍不可以不救而遂入鄆則非所謂義舉使救台而莒兵退反命於君請兵以伐莒詰其鼠竊侵陵之罪則於君為忠而於莒為義矣雖然襄公幼弱季孫宿方横於魯尚何以責之聖人不責忠義於宿也直誅其專而已故曰遂入鄆疾之也穀梁曰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入鄆固非

君命然其救台吾亦未保其命出於君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以聘問維諸侯薄往而厚來霸者之術也故冬公如晉

秋九月吴子乘卒

吴楚不書葬非魯不會也聖人削之避其號耳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以鄭不可得故侵宋侵宋所以憾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拜士魴之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小國也內諱滅書取視若已地而取之諱之適所以張之也此所謂隱而顯者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既仇中國而赴於諸侯所以卜諸侯之去就而要

其會葬也然諸侯既堅附於晉豈能違晉會楚葬哉

晉亦疑之故春為向之會

冬城防

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是也今之城疑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悼公率列國而會吳者再十年柤之會諸侯親之於時楚爭鄭方熾晉未得鄭所以望於吳者重故親會之以要其掎角之援今晉已得鄭諸侯安謐而晉將西伐秦則疑楚乘虛而議其後也故復會吳於向然伐秦不若爭鄭之為重故以大夫會之而已用是知晉之會吳非苟然也悼公賢君豈安於事吳人哉內

有所賴勢不得已也諸侯大夫或人或名非襃貶書

人微者爾然微者而加於大夫之上葢以國爵為齒

不以大夫為重也說者皆以仲嬰齊為公孫嬰齊誤

爾吾前既辯之今叔老者以為嬰齊之子不知仲嬰

齊之子耶抑公孫嬰齊之子也吾既考公孫嬰齊乃

叔肸之子則叔老疑是叔肸之孫公孫之子以王父

字為氏也則叔老乃公孫嬰齊之子叔肸之孫明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自厲公始厲公一用之幾於失諸侯葢王者不作諸侯不得已而從霸諸侯所以屈己而為霸主役者以霸主用諸侯之力凡以安諸侯而已故雖為之用而不懟以公用之也今以霸主之勢脅諸侯而私用之諸侯其果恝然忘諸心乎宜其一用而諸侯離也悼公之為人萬倍於厲然力不

能制欲而襲厲之非雖伐秦之役諸侯不親而大夫之出葢亦用其國之兵力矣諸侯能無貳乎故冬為戚之會大則齊不至小則曹薛滕郳不會矣吾用是知私用諸侯非霸主之利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則夫伐秦實利於晉然於霸不能無害也則是晉不圖霸則已晉將保其霸業其可私用諸侯乎以輕重權之服一秦孰與於服諸侯哉釋秦而結諸侯為晉之利大矣悼公必有以悔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

聖人治春秋諸侯每於篡亂之際致其誅而無道在所後焉衛侯朔出奔齊書名而衎不名者吾以是知聖人罪篡亂為重也衛侯朔讒佞而得繼統其得衛固久矣及左右公子責其讒佞之故而廹出之是亦逐君也而春秋於朔必名以朔之所以得逐者篡亂之君與鄭突蔡朱之出同今衎之出以左氏觀之固無道矣而實非篡亂之君也故不名然衎之奔實孫

林父甯殖逐之春秋不書孫甯之逐而以自出為文此所以正君臣之義雖無道不得而逐也然于衎不名則逐之之罪隱然自見矣此又所以隱誅孫甯歟

莒人侵我東鄙

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為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焉彼横逆之來安辯曲直之理哉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溴梁之會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為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則凶狂之寇

非威無以制之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

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中國者吴實為之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吴焉今伐而未得吴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所以仇吴也深矣彼所以深仇於吴者以吴為中國援而楚不能逞也則康王之謀尤出共王之上矣吁可畏哉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郲人于戚

戚衛地諸侯大夫會于衛地以衛有逐君之罪也孫甯逐君而剽簒立在王法所當誅晉為霸主合諸侯以問其罪正也徒為是會釋賊不誅反定剽位何頼於霸主哉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厲公會諸侯於戚執曹伯以歸京師諸侯震懾今悼公釋剽不執反定其位不及厲公遠矣踰年剽遂列於溴梁之會其何以示諸侯哉然則諸大夫宜書人而不人葢悼

公賢君而使大夫定簒君之位責在悼公爾不入大夫則其罪有所歸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於劉

來聘而求盟者五惟此書地不地者盟於國都外來求盟也書地者盟於外内欲及盟也公有悦於宋故出國都而與之盟焉夫盟所以質疑宋魯未嘗有纎隙何盟之有然宋魯雖協和盟會征伐無不同而聘

使之勤則惟二年叔孫豹一如宋而宋未有以報也魯弱於宋固無敢責報而於心不能無憾焉向戌之來必有謙辭以悅魯而魯亦德之故既聘而公出盟之盟無慊而已故盟意不在宋而在魯也然魯地無劉劉乃王畿内之采邑吾意經文繼書劉夏逆王后於齊其字相連屬後世傳之誤爾孔穎達以為魯城外之近地而不指其處亦意之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王婚于齊魯主之也婚禮無赴告之義魯非主婚則逆后之事無以書於册然逆后而無其故春秋亦不書矣今劉夏逆王后於齊其故安在方魯主是婚而為王娶齊於時齊蓋貳於晉也前則戚之會不至後則湨梁之盟不與魯方篤於事晉其何以處之為王絕齊婚則負罪於齊為齊成王婚則得罪於晉故於其逆后也俾殺其禮而以微者行內以求媚於晉外以覊縻於齊然齊方女於王所以倚王而抗晉今魯

薄其禮責齊以佞晉齊侯憾焉故春逆后而夏有北鄙之伐也其事隱其義彰非深於春秋者不能考也說者以為逆后必以三公以士非禮也徒知其以士而不知其以士之故惟王當粗識之以為王畏晉而不敢備其禮若備禮則晉將移怒於周然此亦非也悼公賢君彼即憾齊亦何敢抗周以干大逆之名哉然王亦何畏於晉王雖微實諸侯之本晉雖怒其敢逆周乎必不然不然爾不知王之不得備禮者意出於魯

故齊雖怨而不加無禮於王特仇魯而已觀夏有伐
我北鄙之役則齊之憾魯有由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自靈公以來實睦於魯即位之初首來媵之魯以
僑如往聘成公遂婚於齊其後盟會征伐無不同也
襄公即位亦無忘先君好今無一毫之隙齊侯伐我
北鄙且圍成魯何負於齊哉徒以為王主婚王后之
逆不以三公以微者來逆則失禮在王王自卑而已

齊亦何責之有然命不出於王而出於魯畏晉而俾王以微者行齊侯非無心腹腎腸能無忿乎故稱兵以遽疾於魯也不然齊何慊於魯而伐之哉公救成所當救也然至遇而止則有說焉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是公自弗及也今救成至遇葢有以止之者矣公即位於今十有八年血氣方剛勇於必勝然於時三家方張懼公能自立武功則不利於己故止之於遇也公止於遇而繼書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郛非三家

止之而何文既顯而義亦著此不待深考而後見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城邑未有言郛者郛郭也郛謂官司之守而已城實官司之守而不及其鄙則北鄙之民未保其無恙也故明年齊人復伐我北鄙二大夫之意蓋將止公之勝而假以為辭爾曰城此足矣齊不足畏也豈慮其示弱以招寇哉二子為已計則深而為國計何其踈

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固魯之附庸叛已而附齊而齊伐我北鄙而邾伐我南鄙自是屢為魯南鄙之患雖見執於晉而不已彼豈敢抗晉哉倚齊為重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室中僨三郤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

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為圍宋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鄭陳外抗彊楚內通東吳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雖名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慙德矣以傳觀之悼公之所以成霸業者抑亦內外兩治者歟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

復霸諸侯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桓文之上然孔子稱桓文而已言不及悼公則傳之辭未必皆真實語然借使得其二三亦知悼公為賢主矣至於屈王臣以同歃於雞澤用諸侯以報怨於秦則亦未逃末習歟惜哉

右襄公盡十有五年

春秋經筌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筌卷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舉人臣史堂

春秋經筌卷十二

宋 趙鵬飛 撰

襄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盟信

在大夫也信既出於大夫權復何有哉雞澤之盟諸侯既盟而袁僑至不盟則陳有所不固盟之則臣不可敵君故以大夫及盟雖大夫盟之而命出於諸侯故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十一國之君會於溴梁諸侯不歃而大夫相與為盟是信不在君而在臣也故聖人不書諸侯之大夫直書大夫盟焉一國之信不出於君而出於臣其國可知矣於時晉權漸移於六卿魯權日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在孫

寧宋權歸於䆠陳權歸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爾權既移於下宜信之不在君而在臣也藉使君交盟而臣不欲則不保其無寒故寧聽大夫之欲而俾自盟焉則其信可必也噫平公承悼公之烈固可以因時而有為令衰經之中為是盟乃挈霸權以歸大夫何以示天下則平公之威令不及悼公遠矣其後杞之城宋之盟凡大勲庸皆出於大夫平公不與焉原其失權之漸蓋自此始是以聖人謹之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侵我者三邾伐我者一魯訴於晉晉平方圖霸加惠於魯首治莒邾則文告而責之不改則偏師以問之不悛則執之以歸京師聽命於王可也今以一言之訴遽執二君不歸京師而纍囚以歸豈曰霸討哉故曰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然莒邾雖見執而明年邾人伐我南鄙則彼雖綿力亦有所不服也嗚呼舉而不義則見侮於孺子人不可以不義動也而况霸

主乎宜莒邾二君雖執而不屈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寗殖宋人伐許

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逼近楚倚楚以避鄭遷葉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襄三年晉荀罃伐之而不可得蓋附楚為固也然中國失許實鄭之尤今晉不察復

聽鄭伐許是從鄭之虐何益於晉哉故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許故也然則伐許適所以招寇非中國之利悼公在位十有五年置許不問非棄許也以為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為宋鄭之患也今平公投鄭伯之護摟四國之師以疾許果得許乎吾見其無得而多失矣鄭序晉上大夫不可以加君也四國皆大夫而鄭獨躬行則伐許之意出於鄭可知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再伐我而未得志而今復圍成齊之憾魯深矣蓋

以劉夏逆后有以輕齊而又執邾子忤齊多矣此所

以憾魯深也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魯故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陳衰逃歸堅附於楚今十年矣諸侯所當征之則宋

人伐陳宜予而不予何哉盖宋能告於晉以霸主合諸侯而問罪焉則用師有名陳何敢不服今宋出其不意而伐之是利其所獲而已非用師之道也故書曰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賢方伯在上諸侯無敢妄加侵伐衛無故而伐曹晉之累也故明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侯再歲之間伐我北鄙者凡三而圍成者再焉今又
君臣分兵一出而圍二邑齊之不道亦既極矣隱十
年翬帥師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於菅取郜取防臣
伐其東而君敗其西雖内惡聖人歴書而不諱疾之
也今齊侯圍桃而高厚圍防其惡與隱翬同聖人其
遂赦之乎故一書齊侯一稱齊高厚見其一舉而兩
伐也其為謀亦毒矣然魯嘗以叔孫豹告晉而晉不
出且坐視其圍而不救其救患不亦緩歟此亦足以

見晉之怠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奔而奔其君之雠知不容於國且疾其君矣君可疾乎然以累上之辭書之者君必有以致其奔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叛魯附齊伐我南鄙魯訴於晉晉嘗執之今悝既卒悼公新立以先君之怨在魯復伐我南鄙魯復有

言故祝柯之盟晉又執之懲不服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之君非知禮者故不曰朝不能朝也其義同介葛盧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無故而伐曹曹訴於晉罪在所當問然以行人執之則非其罪矣何則買之得罪於晉以伐曹也而買之見執則聘晉也罪在伐曹當於衛討之其奉使

來聘有君命焉君命何負於晉而晉執之故書人以執而復書行人執之非其罪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四年之閒五疾於魯魯何以堪之魯弱於齊故不敢敵獨無霸主乎哉且齊疾於魯實憾晉也憾晉而不加兵於晉故伐魯所以激晉也初魯以晉故俾王以徼者逆后於齊則怨固在魯而怨端則生於晉也故魯不能敵則必以告晉焉冬晉合十二諸侯以圍

齊魯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雖魯之讎而實天王之婚彼其四年之間五稱兵於魯是誠可疾也而靈王實婚於齊雖伐齊無損於王而投鼠忌器君子有所不敢然則為晉計者奈何必將兩治齊魯然後為義何則魯之所以得罪於齊以薄王后之禮倿晉以賣齊也若然則魯亦為王之

罪人彼齊伐之是欲以王誅臨之也以公天下之心責齊魯則魯在所誅齊在所伐何則魯畏晉而薄王后之禮是直欺王而侮齊也侮齊固所不問而王可欺乎然魯欺王之罪王不能問侮齊之故齊其能忍哉故勃然一怒則兵屢扼於魯也今晉侯能公行霸討必先執魯侯歸於京師治其薄后禮以欺王之罪然後請王命伐齊問齊專兵以虐魯之故則齊魯之罪兩得而天下服矣今以魯為齊所虐合諸侯而圍

之是欺王之罪不問而伐魯之虐必誅後王室而先與國吾不保其為公也且圍未有書同者春秋連諸侯而圍者四圍許圍新城圍宋彭城與此圍齊是也惟此書同圍晉以魯故合十二諸侯以圍齊所雠者惟魯爾諸侯於齊無憾也晉以霸主之力而彊脅之其間蓋有上忌王婚下畏齊彊而不欲者焉故書曰同同者有所不同也說者見諸侯同疾於齊而不稽其故則曰齊為不道而虐魯諸侯共疾之耳疾齊者

魯而已諸侯何慊哉春秋之法定其罪之重輕以代王法茍不考其故則何以定其罪今置魯而獨治齊齊果肯服乎吾故兩考齊魯之罪以明春秋之法非臆度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從晉伐齊楚乘虛伐鄭夫所以從晉者於鄭無絲毫之益而內虛招寇乃鄭心腹之害聖人書楚公子

午伐鄭責晉而憂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伐而復盟者疑諸侯之貳也伐鄭同盟于戲伐鄭同盟于亳城北以鄭受盟也今齊固不受盟而諸侯自盟何為哉愚用是知前日圍齊有不同欲者矣以不同故書同以譏之不同欲而強同則疑諸侯之離故於是盟之以為晉巧於用諸侯則然耳以為得諸侯之心則未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

晉之所以惠魯者厚矣溴梁之盟執莒子邾子者魯故也合諸侯以圍齊者魯故也祝柯之盟再執邾子者亦魯故也晉所以厚恤于魯者以魯數被齊莒邾之兵有所不堪焉其為魯之賜則大而於天下之義則隘矣前日執莒邾同圍齊吾既言之今日之再執邾子尤非霸討也邾固不宜叛魯以與齊比齊以伐魯及魯告晉而興圍齊之役邾復懼而從之反復齊

魯之間是誠可責也然晉既同之以圍齊復盟之於祝柯以兵則從以盟則受邾之罪亦可赦矣今既盟而執之庸為霸討乎人已服而治之君子謂之虐況執而奪其田其何以令諸侯故聖人惡之書曰晉人執邾子而繼書取田之事其惡自見矣

取邾田自漷水

取汶陽田不繫之國明魯田也取邾田自漷水繫之國明邾田也内自取田曰取内取外田亦曰取此則

有說矣吾於成三年取汶陽田既言之然晉執邾子奪邾田以與魯其虐深哉而魯因人謀利圍人之國執人之君取人之田其虐益出晉侯之上其惡可赦乎聖人顯則誅晉隱則誅魯其義見于言意之兩間矣

季孫宿如晉

宿一出而聘晉其亦恝矣晉動天下之力為魯而已溴梁之役執邾莒祝柯之盟同圍齊既而復執邾悼

公奪田以餉魯晉亦寵哉魯何以報是賜也一季孫宿之聘空魯國之半未足為腆彼何以為禮耶嗚呼以利濟利者春秋之時晉固不施無報之恩也不然鄟水之田豈久為魯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鞍之戰以七大夫伐齊齊頃折服以國佐乞盟葢頃公之所以得敗者實得罪於諸侯既敗則不能不服

也圍齊之役以十二諸侯環其郛靈公不屈今復伐之葢靈公之所以讎魯者實有其故故雖圍而辭有所不服也動而不義雖以天下之力而扼孺子孺子有所不屈而况齊大國乎彼晉為霸主亦不知自反矣今衛之伐齊晉命也晉之疾齊魯意也前日合諸侯為魯伐齊其亦恕矣而魯不釋季孫宿如晉而衛孫林父復伐齊晉必受饋于魯而命衛也饋則晉受之兵則衛餉之晉侯用衛兵以償魯饋何衛之弱而

晉之彊魯之逞而齊之屈也吾於此竊見齊衛有所

不平也

秋七月辛夘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

聖人樂與人為善所以進小人於君子之塗故於春

秋寸善必張之非茍誅惡以絶人為善也晉士匄侵

齊聞齊侯卒乃還非徒為善於身其所以成君身之

善大矣且晉平以魯之故再扼於齊固已不義矣今

又命士匄侵之士匄至穀而齊侯環卒儻匄以奉命為固而伐齊喪彼其反晉復何以示諸侯而霸中國乎故聞喪而還則使人知晉平為義不伐喪也其惻齊之心在所後而愛君之義為何如哉此聖人不書復而書還予之也穀梁不樂成人之善乃責其專大名且匄聞喪不伐以為專名使冐喪必伐反為愛君乎借匄之未出兵已聞齊侯卒不辭君命而行至穀而反則可謂以惡遺君而自取善也今至穀而後聞

喪遂反而不伐以置君於善彼其為心宜非春秋之人也其可無襃乎小人穿鑿以擠人於惡是非聖人之心君子不取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之權臣曰崔高二彊相扼崔弱則高抗高懦則崔專各相持以角勝負今高既以罪誅則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也然則高之殺何罪哉傳以齊靈廢世子光而立少子牙高厚傳之崔杼

立光殺牙以及厚則厚之殺靈公為之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然崔之謀高久矣逢其間而得厚之死蓋崔之幸而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宣成以來諸侯之殺大夫者例多以國殺為文而大夫見殺者亦鮮去族蓋自宣以降大夫日張盟會征伐往往專之諸侯視以為常置不問也故横逆以生或賣友以自售或爭權以相攻或陷人以利已其見

殺雖出于自取而探其原實君有以致之故多以累上之辭書之而不去族蓋以不誅誅之也公子嘉鄭之柄政者彼其見殺必有以偪而攘其位者矣其善惡在所不必考觀聖人以累上之辭書褒貶自見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備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士匄不伐齊喪而還齊人德之因與晉平故春為澶淵之會魯懼齊晉合則有事於疆場故會士匄于柯以卜齊晉之成齊晉果平歸而城武城備齊也古之為國惟以德和鄰則内外無患以勢怒鄰者勢去而孤立則儳然如不終日魯初倚晉以抗齊勢固張也一日晉與齊平則何以倚重哉故今日會晉明日城武城不勝其勞且拙也為國而若此庸為國有人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數侵我南鄙魯訴于晉故湨梁之會晉執莒子魯故也今齊晉既成魯勢孤立宜有求于莒莒人亦欲平焉故會盟于向莒魯以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君子不責至和於乖爭之時不責至治於傷殘之世乖爭之時而少和傷殘之世而粗治則亦春秋之齊

韶也齊魯自圍成之役五年之間干戈不息齊之伐魯者五晉衛之伐齊者三爭錐刀之隙者齊魯而已而小大諸侯怙黨反攻生民為之不安齊靈公卒晉士匄聞喪不伐振旅而還齊人德之求成于晉晉為合十三國之君歃血于澶淵小大協和彊弱相比天下之民頼以少安雖不足以語至和談至治而寢兵息民聖人實喜之故爵列以序無貶辭焉聖人豈苟予齊晉哉幸天下之民得小康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襄公不綱諸大夫暴横不顧一毫之義肆其無厭之逆有王者作必將譙其類而廓清之然後魯得以寧天下從而治矣五年之間紛擾天下鬬亂諸侯者皆魯大夫為之佞晉以責齊俾天子逆后不能備禮者魯也齊用是疾于魯伐魯者五叔孫豹如晉乞師晉為之動天下之兵以報齊執莒子執邾子侵伐齊魯大夫媒之也今幸齊靈即世莊公不念舊惡屈已以

與澶淵之盟天下諸侯方有安靖之漸而口血未乾仲孫速淺淺小人首叛盟以伐邾復兆兵于天下可勝誅乎且邾再伐魯而再受執亟割地以塞虎兕之口蓋亦弱矣今又伐之何名乎襄公庸弱在所不責而可重戮者速也春秋書伐邾之事豈特為魯誅速哉為天下誅兵釁也速蔑之子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及是見釋而歸蔡侯殺

之歟左氏載文侯欲事晉變不欲故殺之其事于經文不順吾不欲信之若如左氏所言則經文當書蔡人殺其大夫公子燮以殺有罪書之不應以國殺為文也以國殺為文罪累上也燮之敗而見獲非不用命鄭出其不意而偶獲為燮者特欠蔡侯一死爾令見釋而歸卒於見殺則燮為無罪而蔡侯實失政刑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燮殺而履奔則履者蓋燮之黨也然不奔中國而奔楚從楚之久恬不為怪若從左

氏之說則於經無所考故吾以經文為正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慶氏專陳執其國命陳侯手足之親不能自庇其横可知矣黄之出奔二慶逼之也二十三年陳殺二慶黄復歸陳則今之奔也二慶逐之審矣陳衰暗弱權移慶氏黄其弟也不能保其安危則國可知矣書曰陳侯之弟罪陳侯也說者見其奔楚乃曰陳有二黨慶氏謀歸晉黄欲為楚黄不勝故復奔楚且陳自于

鄬之會逃歸死附于楚安有與晉之謀徒見黄出奔

楚意之耳

叔老如齊

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故使叔老如齊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宋向戌來聘于今五年而魯始報之文襄之霸使諸

侯三嵗一聘五嵗一朝今是法隳矣諸侯交鄰之禮

盈跡非有朝夕之急不朝不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公之霸公凡四如晉皆三年一朝之禮也平公立於是六年公始一朝之然悼公之世魯無求於晉而公屢朝之平公之世求於晉實多而一朝之何哉蓋悼公之霸仁而有禮魯大夫未敢横故事晉之禮必公親之平公暴而無法即位之初湨梁之會首以大夫盟故魯大夫亦從而職事晉之禮出於大夫不

以公為重也故言齊之見伐則叔孫豹如晉拜圍齊之師及邾田之賜則季孫宿如晉公在所不得與也而晉亦聽於大夫而不聽於公公之朝不若大夫之聘也故公之如晉者一而已用是亦足以見大夫日彊魯君尸位耳然晉不重其君之朝而重大夫之聘其霸權蓋可知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之叛臣盜漆閭丘以來奔庶其在所不治而

魯之誅則重也魯以周公之後周禮在焉乃爲逋逃主以招聚叛亡周公之辱大矣人之爲盜君子有所不責而藏亡匿死爲盜之庇者世共疾之何則盜無以匿則亦不敢爲盜爾邾蓋魯之附庸魯不能撫叛而附齊魯常伐之而不反蓋以魯爲不足事也今魯誘其叛人竊其封邑是教人爲盜爾魯方以得邑爲利而吾竊爲魯羞今有千金之璧而得於盜君子斥之蓋用是以汚己則已無以爲人於漆閭丘何有哉

令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
阜之地匯為賊淵吁可嘆哉周公有靈蓋憤惋於九
泉聖人忍不為周公誅之以快其在泉之靈乎故凡
書庶其牟夷黑肱之事蓋為周公誅不令子孫也若
庶其者是乃無足誅者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晉自是六卿日張交忌相併欒盈逼於范氏憤而出

奔蓋將倚楚以入叛也晉之所忌者惟楚而盈奔於楚為謀蓋毒矣卒之入於曲沃據邑以叛其亦有所恃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以為錮欒氏且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則欒盈蓋大憝也盈亦何能為哉蓋懼其脇楚以

入爾彼其合諸侯張中國之勢以攝楚而已杜以為禁諸侯使不得受盈盈知諸侯皆晉之與不足恃也故奔楚豈復自楚而反求諸侯乎諸侯惟齊為不足畏晉魯宋以下皆受晉役安敢抗晉以納其叛哉則合諸侯不為其納盈也大中國之勢以怖楚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晉以一大夫奔皇皇然求於諸侯惟懼其或容之以為晉患其為謀亦疎矣使盈而賢也必不讎君以謀叛使其愚也雖得所託亦何能為内有以備之俟其至而徐制之葢亦未晩何至閧然動天下諸侯以錮一匹夫哉此適所以張其勢而益其叛心自示弱而已吾用是知晉之無謀也卒之盈之復入楚亦不佑諸侯不與以匹夫之愚直投陷穽不崇朝而死使晉

初不爲商任沙隨之會以坐觀其變彼將曲沃亦不敢入矣胡能叛哉故入于曲沃聖人不書叛以其無能爲也則夫今日之會徒勞諸侯無益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匃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也庶其之來魯寵安之宜畀我之繼至也招叛人以容匿之何以詔百官抑亦三家方張封植其類歟襄公庸暗固所不察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哀庸暗不君權歸慶氏前年逐其弟黄黄訴於楚以楚之力乃能殺二慶以歸其為國蓋亦危矣以君之弟而逐出則陳哀僅免為衛衎魯昭蓋亦幸矣今

能殺二慶則黄之謀而楚之力也不然二慶夫豈遂延頸受戮哉以累上之辭書陳侯有以致之也書及者職有尊卑罪有大小以大及小以尊及卑爾二趙三郤不書及敵也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書自楚楚有力焉既因楚之力以殺二慶則其反也可以優游無患故書歸出稱弟入稱弟不失弟之道黄不失弟之道則陳侯為病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欒氏之邑盈復入晉不能入乃入于曲沃以叛不書叛不足以叛也是乃愚而已負逆君之罪身行半天下諸侯不納楚人不佑尚入于曲沃恃區區小邑以抗晉其愚不可及也卒之晉人攻之束手受誅曰晉人殺欒盈不曰于曲沃盈不能有曲沃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衛諼也伐晉正也以靈公之世衛孫林父嘗為晉

伐齊故伐衛以報林父之役特以士匄不伐齊喪實有徳焉故莊公即位姑與晉平及是幸晉有欒氏之亂復伐晉以報平陰之役不修澶淵之好而修平陰之怨莊公之為人是亦好亂樂禍者哉宜其不善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所以買怨于齊者魯也晉為魯合諸侯以報怨實於晉無益也今齊因晉亂以報圍齊之役魯可無救

乎則魯之救晉勢也非賜也然齊彊而魯實弱畏齊而不救則負晉冐敗而直救則傷魯故出師而以救為名實不敢救也次于雍榆觀勝負爾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次後救于時蓋狄未伐邢也齊桓出師以備之而已故先言次而後言救非怯也狄未至也今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先言救而後言次晉已受兵徒示救之之形實不敢進也其事既殊故書法亦異蓋亦書其實而已然魯既不敢加

齊亦不敢負晉為魯計者秉齊侯之出齊國內空而魯於齊為切隣魯潛師伐其東鄙則晉不勞而解且有伐齊之實晉實德之足以報圍齊之賜矣況齊實內虛未必有以敗魯也今為雍榆之次內不能撼齊外不能救晉徒勞師以遠餉于外在魯不能無損而于晉無一毫之助也若叔孫豹者使之謀弱公室則能爾其捨己以謀人不其踈哉用是知三家無足畏者特襄公昏庸有以益其愚矣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邾庶其及畀我來奔魯皆納之則無怪乎臧孫紇之奔邾也得二盜而失一大夫得失畧相當然吾懼賢者視之而奔則魯危矣則夫二盜之在魯庸為魯之利乎

晉人殺欒盈

欒盈據曲沃以叛而聖人不書叛以盈之不足以叛也晉人殺盈實殺于曲沃而聖人不書于曲沃以欒

盈實不能有曲沃也盈之亂則足以殺其身而已此可為愚而好亂者之戒書曰晉人殺欒盈殺有罪也不書大夫既絶于晉也

齊侯襲莒

襲者盜賊之計非用師之道也莒於齊未嘗有怨莊公掩其不虞而襲之以掩襲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而況蕞爾之莒乎使齊侯一襲而得莒是誠善盜者也得莒適為齊之羞而況無得而冒盜賊之名哉吾

於此見齊侯之不足為齊侯爾聖人書侯愧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之如晉以雍榆之次要功於晉也晉照其偽而有言焉故仲孫羯侵齊以悦之為魯計者曷移其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哉不次雍榆而遂伐齊則晉兵自解晉且德魯晉使當首聘魯以拜伐齊之師爾豹不必往而羯不必侵也魯之失謀蓋失於初非失於今今之舉救其失而已非策也

夏楚子伐吴

楚至是伐吴者凡三襄三年公子嬰齊之役十四年公子貞之師皆命將而已今之役楚子親之此足以見楚之讎吴日深矣前乎此吴再被楚師吴未嘗報非畏楚也楚何讎於吴特以吴有鍾離及向之會附中國以抗楚也今吴與晉不交者十年楚子無釁而伐吴吴有憾焉故明年吴子伐楚報是役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以盜竊之計襲莒莒人覺之實無得焉故崔杼帥師伐莒用是知崔杼誠天下之大姦也所貴於賢者以其能弭君之惡而致之於善君著顯名臣收美勣君臣相成以底於治今崔杼成其君之惡知君為襲莒之計諸侯恥之因復伐莒以重其謗於天下而已得以行其不順之謀焉吾於伐莒之事竊為齊侯懼而齊君且以為功其及於禍決有漸矣此所謂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諸侯于夷儀謀伐齊以報伐晉之役也楚人乗虚以伐鄭故不克而還書會而不書伐不能伐也鄭自蕭魚之會歸中國楚不敢爭者至是十有五年矣然晉平嗣悼公之業不能治内以杜楚人窺伺之機楚

蓋乘釁而時撼鄭矣前日諸侯同圍齊楚公子午伐鄭今日諸侯為夷儀之會楚率蔡陳許伐鄭楚蓋未嘗一日忘鄭特覬中國之釁而已而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乃摟諸侯以報怨且勝齊孰愈於制楚哉夷儀之會吾見其無損於齊而實為鄭招寇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蔡陳許久比於楚中國不討幸也今反從楚而戕中國可勝貶乎而聖人皆書爵而以楚子冠之非褒也

愧之也以中國諸侯而甘役於荆蠻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成襄以還晉楚兩立諸侯主於晉者不特其君聽之其臣亦倚之為重主于楚者不惟其君恃之其臣亦藉之為姦故宋衛事晉則大夫之出亦奔晉陳蔡從楚則大夫之出亦奔楚各倚其國之所畏以脅其內也聖人因其志而書之善惡自判焉蓋不待鈎其事

實而後察其情也宜咎之奔左氏以為慶氏之黨亦逆知其非賢者矣

叔孫豹如京師

魯大夫未有無故如京師者惟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與此叔孫豹如京師不見其故吾於宣九年既言仲蔑之故矣今豹之行其故猶有言也魯恃晉而外齊齊屢讎於魯魯故告晉以報齊怨圍齊之役是也而仲孫羯又嘗侵齊齊憾魯益深兵將復疾於魯魯

以天王娶於齊我實主之雖以劉夏逆后不能備禮以逆王之歡心然王之所以得婚於齊者實魯故也今齊以后禮不備而責魯不已兵又將及鄆焉故叔孫豹如京師言齊之故且請薄后禮之罪欲要王命以解齊之兵也然齊既女於王王實賴之齊豈畏王而王亦安能逆齊意以順魯哉故今如京師而春有崔杼之伐則如京師固不足以解齊之忿也然無事則視周為無足親有事則倚王以紓難彼其如京師

豈情也哉無齊之兵則亦不聘矣餘義見宣九年

大饑

宣十年秋大水而冬饑十五年秋螽蝝而冬饑夫為國無一年之積一經災沴則饑饉繼之何以為國今秋大水而冬大饑其無先具尤可知矣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魯前脇晉以圍齊繼有仲孫羯之師今復如京師倚王以脇齊能無忿乎故叔孫豹如京師而齊有北鄙

之伐忿兵也然崔杼方懐逆謀姑伐我以順國人之欲志不在魯爾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有弑逆之罪諸侯會于夷儀謀討齊也謀討齊而不加兵繼為重丘之盟重丘齊地兵不加齊而盟於齊地成齊亂也然諸侯不能討逆而反盟之宜有貶而不貶何也春秋之世簒逆者多矣非諸侯有以比

之則盜將有所忌而不為今晉徒合諸侯以謀齊其實非志於治齊也要賂而已無賂則討之得賂則釋之故會于夷儀以待賂夫冕弁端委以乞賂于盜其為辱大矣不書爵無以見其辱故以小大爵列焉則夫不貶乃所以深誅之也故爵而會會而不伐繼之以盟其義亦顯矣故不待不書爵而後知其為貶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陳自鄬之會逃中國以附南蠻一叛不反固中國諸

侯所宜問也前日復隨楚伐鄭故今日鄭師伐陳報怨也鄭固有辭矣然於時鄭簡在會而公孫舍之伐陳則命不出於君雖曰有功君子不貴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突之入櫟内外有二君也衛侯入夷儀内外亦二君也然鄭突之入聖人名之而衛侯之入春秋不名此則逆順之辯爾初突篡而得不義而奔及忽之歸

鄭故忽之有也而突復入于櫟以逼之是復簒也故不名無以見其逆孫甯不臣逐衛侯而立剽剽之立國豈其國哉衛侯既奔而入于夷儀期復其位而已非簒也故不名以見其順順逆分而名分定名分定而天下安是春秋之旨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羣舒近楚為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蓼及是滅舒鳩羣舒無噍類稽其先蓋與

楚俱張荆舒是懲是也而今皆併於楚則楚之疆較諸古萬萬爾中國不競無以懲之奈何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再被兵卒堅附楚而不反葢以鄭特倚晉而讎之實非霸討也中國必將得陳晉宜合諸侯以義征之陳或歸焉彼鄭固陳之敵且甞從事楚安能責陳之即楚也前日入其郛固已甚矣今日復伐之徒勞兵爾非義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遏以卒名非為伐而名也與鄭伯髡頑同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喜父立剽而喜躬弒剽何父子之謀異哉殖逐君以自利喜弒君以自安其實均罪也故書曰衛甯喜弒其君剽若曰甯喜自弒其君云耳剽之立篡衛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弒也宜其以無道書之而獨斥甯喜者蓋以父子反覆二君之間自立自弒以

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為重則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為剽無罪而名甯喜也此春秋酌輕重之間而兩誅之者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甯同逆逐獻公而立剽今甯喜復弑剽以納獻公林父懼誅故據戚以叛君在則逼而逐之君復則逆而叛之小國之臣叛逆自恣王不誅而霸不問觀諸此真亂世也春秋可不作乎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獻公出入皆不名而於此復歸衛乃名之何哉聖人不誣人以惡亦不苟與人以正也前日衎出奔齊以孫甯逐之入于夷儀以甯喜挽之然國實衎之國不幸而出得間而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衛遣喜行弒逆之謀既弒而後入則國雖衎之國得之不正也聖人惡其仗不義而求反國乃謀弒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剽弒纔三日而衎歸則弒之

謀衎實與之審矣以弒而得國位雖其位君子不赦也此所以衎之歸而復名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衛地會于澶淵謀衛也孫甯逐君而立剽衛獻奔出餬口於外晉為盟主不能正之今甯喜弒剽而納獻公林父入于戚以叛則獻公雖入實未安於衛為霸主者宜合諸侯誅林父以定獻公則於義為大

今乃為澶淵之會反黨逆醜正以登叛人彼林父何足與哉徒以林父雖逆而嘗與戚之會剽雖簒而嘗同湨梁之盟圍齊伐齊衛嘗用命澶淵商任沙隨之會剽無不從則剽固久役於晉而衎無一毫之益於平公也今林父立剽而喜弒之林父逐衎而喜納之則喜固剽與林父之讎晉既黨剽而佑林父則亦以衎喜為讎焉故今澶淵之會盖將逐衎治喜以予林父也嗚呼霸主而如是何以正諸侯此天下之大不

義者平公蓋亦知之矣故不躬會而以微者主之然諸侯皆大夫而魯親之此則平公不義而移惡於魯也晉蓋以有恩於魯為多執莒執邾圍齊伐齊取邾田自漷水皆魯故也今為此會已親主之則得謗於諸侯不為會則內愧林父故遣荀吴聘魯命魯主之則恩歸於已謗歸於人此所以有荀吴之聘而為澶淵之會也晉宋皆微者而鄭獨以卿行畏晉也鄭雖畏晉而無干於晉故不若魯侯之親會焉噫善則稱

人過則稱已則民作讓今平公取恩於已而推惡於人其何以主諸侯吾於此見平公之非君子也眞姦雄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義見僖五年晉殺申生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弑君而晉人執之宜得霸討矣而不以霸討書何哉葢喜弑剽而納衎其迹固逆而義則順何則剽

逐衎而篡衛衛非剽所宜有也國固衎之國矣今去剽而立衎其義實正則喜之罪猶在輕重之間晉佑剽之黨而執甯喜庸得為霸討故雖執弑賊而書人焉然則為霸主者宜奈何必合諸侯以誅林父治其逐衎之罪以定衎位然後執甯喜歸京師以正其殺剽之愆則大義立於天下喜固無辭以逃罪也今佑林父而執甯喜是助逆以攻順宜喜之不服而法不可得而行也此所以書人以執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朝于楚而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鄭兩加兵于陳故楚以蔡陳伐鄭陳故也說者徒見許男卒于楚而楚伐鄭歸而葬許靈公遂以為為許伐鄭此意其文之適相先後而為是說其實誣也十六年鄭以晉衛曾宋伐許二十四年許以楚蔡陳伐鄭其怨既償矣其後惟鄭兩伐陳陳未有一報也故

陳脇楚以伐鄭其理甚白求春秋當以理求之徒以文之相屬而定褒貶且鑿生異説以文之非春秋也然許男卒於楚而赴於魯魯方事晉不宜會而會葬之則魯豈貳於楚也其後為宋之盟晉楚以平於時華夷蓋有志於平耳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自圍成之役讎於魯久矣其間魯脇晉以報之同圍齊是也二十四年仲孫羯復侵齊而崔杼有北鄙

之伐怨已償矣今莊公見弒景公即位而修好于四鄰故洗前日之慊而成今日之好首命慶封以來聘焉齊魯復通自慶封之聘始故聖人書之喜其不念舊怨而修新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自蕭魚之會晉不戰而得鄭楚不敢爭晉楚兩寧者垂十五年其間鄭脇晉衛伐許許以楚蔡伐鄭

鄭以公孫舍之公孫夏伐陳陳亦以楚子蔡侯伐鄭雖所以交惡者陳鄭許三國之君若非晉楚之志然兵端實未嘗息也今晉之武楚之建以兵端未絕寖滛不已必至大戰於是合晉楚而會之使中外交歡諸侯用寧其為功大矣君子蓋不可謂權出於大夫而卑之也夫權正不並用仁義不兩立權足以濟時君子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責其義以大夫而尸大功固非所謂正以大夫而專盟會固非所謂

義然外撫内寧其權實有以利其國寢兵息民其仁實有以靖天下雖捨其正而不責其義非過也用是知宋之會宋之盟春秋實予葢不可以專而廢其功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弑君而見殺其不以討賊之詞書何哉喜之所以弑剽者為衎也則衎之復國實受於喜然剽之簒晉實佑之故前日執甯喜責其殺剽之罪也今衎既

入外則不免于晉內則見謗於國人故殺喜以弭內外之責也衎以為庇喜則上抗盟主下違國人內外兩攻吾其能久安乎故寧負喜之恩而不敢拂內外之欲也則喜之殺豈以其罪哉不以討賊之詞書其情亦見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與甯喜同謀納公者也公入而背恩誅喜鱄懼出奔晉逃死也鱄不曰公子而書衛侯之弟非鱄不弟

衛侯不能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盟一事而再舉地詞繁不殺聖人予之也葵丘首止與此宋之盟皆然用是知宋之盟春秋實予無貶辭也葵丘首止以寧周公王世子不與故書諸侯盟以别之宋之盟以諸侯不在而大夫不敢擅盟故書諸侯之大夫以旌之故夫再舉葵丘首止者以周公世子不與盟再舉宋者以大夫禀諸侯之命而不敢

擅盟非苟再舉地期實異之也穀梁曰溴梁之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今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皆為得旨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桓十六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大夫之奔者皆寗之與也喜之殺獻公實忘恩背

黨宜弟鱄之出而繼有石惡之奔也然晉初執甯喜以責其弒剽令弒剽之黨皆奔晉而晉匿之烏在其為執喜也用是知晉之執喜蓋要賂於衎耳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之立嘗修先君之怨以伐我我訴之晉晉執邾子奪邾田以與魯既而仲孫速復伐邾誘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魯之虐邾亦既甚矣邾失田失邑失臣失民其弱可知今悼公匿怨而來朝非得已也社

稷之危姑忍而存祀耳非時朝之禮也左氏以為時
事誤耳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晉楚不和諸侯所事者一晉楚既合諸侯所事者二
不和則有兵戈之役既合則爭玉帛之奉嗚呼春秋
之末小國難乎為國矣然闢干戈以驅民於死與多
玉帛以納民於無事猶有間也今公將朝楚則不得
不先聘晉蓋事晉為久而事楚為初也故言于晉以

聽晉命晉命諾故十一月公如楚此非特魯為然舉魯以問他邦皆然爾雖無征伐之怨而有朝聘之勞也噫安得有賢者作而大一統乎聖人於此蓋有嘆也

冬齊慶封來奔

魯方復通於齊前年慶封之聘是也今慶封之出必有所不容於其國以嘗聘我而來奔焉魯既和於其君則不當受其叛臣匿其叛臣非所以為好也齊不

以是責魯魯之幸爾不然北鄙之伐復見於今日矣

其後自魯奔吴抑魯人畏齊而遣之歟

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

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

成十年襄四年昭十五年公皆如晉皆踰年而反而

正月無書公之所在者惟昭公見逐于季氏而居乾

侯則三年之間皆書正月公在乾侯今襄公非見逐

而出實自朝於楚何以書公在楚盖書公之所在失國之辭也以乾侯之事觀之例可知矣公如楚權在季孫宿左氏載取卞之事其亦危矣公外投虎狼之口内有蕭牆之憂則社稷庴可保其無虞哉此所以書公之所在以志國非其國也存公所以誅季氏在楚所以虞楚人一言之間寓旨遠矣此豈舊史之文哉聖人新意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吴子餘祭

閽刑人也刑人則無親何有於君故吴子之弑不書君閽天下之至賤者賤者不登於策故閽不書名邇至賤而無君之人宜其得禍也此書之以為後世任宦官者之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髙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以公使人者無私感之情以公愛人者無私報之禮晉主夏盟諸侯所當聽役也然用諸侯之力以興天下之利則諸侯不以為惠而晉亦不以為賜今率諸侯之大夫以城其母黨之國則使人實私惟私于使人而中有所不安既用其力則不能無感於心故以士鞅來聘焉杞以先代之後諸侯所當恤也然使其誠逢患難而急在朝夕則諸侯恤之所宜先而杞侯亦有所不必報今杞實無患晉侯以已之戚率諸大

夫而城之則愛人為私惟以私愛之則杞不得無報於人故杞子來盟焉晉以私用諸侯之大夫故必私聘之杞以私得諸大夫之戚故亦私盟之聘所以拜工役之惠盟所以結事大之誠其迹若美而其舉實無謂而然也聖人書城書聘書盟而公私之情見矣昧者徒責大夫之專且自成襄以還大夫之專盟專會專兵專伐多矣何至是始以為專即就其專之中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善惡以定襃貶可也

吳子使札來聘

楚子使椒吳子使札來聘本無異義而說者以季札為賢曲於吳致其褒吾所不曉且札之賢何以通於春秋吳諸樊餘祭夷末以其弟札之賢欲兄弟授受以及於札至札卒逃而不受逃而不受此非得已也藉以為賢則於魯史何以見之於魯史無以見聖人何謂以通於春秋此天下之曲說妄鉤經外事以亂春秋君子不可不辯且春秋之法尊中國而外吳與

楚文王稱荆成王稱楚旣而稱人稱子浸以强盛於吳亦然其初稱國繼稱子而大夫稱名聖人各志其漸以其强暴與中國五等爲列初無筆削於其間各因其實而彊弱自見也今之來聘說者皆以爲襃其來聘豈情也哉竊中國而已吾於荆人來聘旣言之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雖周之同姓遠於中國然自守其先世之封固

無患也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既而燕伯奔齊齊侯伐燕其亂皆基於高止中外者天地之限此疆爾界各安攸居則天地以寧吳通中國而亂則夫通邗溝習車戰固非其利也何也以其越天地之限忘祖宗之舊矣燕得高止以為利吳得巫臣以為利而不知害從而生也此可以為中外限絶之戒吾故論之若高止之出則在所不必考也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一如楚在楚凡七月楚止之也魯公未嘗朝楚今一朝之楚蓋驟得魯有侈心焉故久止公於楚以圖望外之利也旣而知雖殺公無以得魯故復反之公至自楚而吳子使札來聘楚疑魯比吳以議楚之東鄙故以薳罷來聘焉則罷之聘非情也諜也昧者以為志其臣之姓氏為進之前日公子午公子貞伐鄭殺公子側殺公子追舒亦書氏族無乃亦進之乎吾

欲聞其説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子而弑父天下之大逆般之不子不誅而顯若固之不父世無自知之夫弑君鮮書葬而此乃書葬亦足以知非固之不父般亦未忍不子也書之左氏其閨門甚穢此所以得弑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春秋日月之例吾無所取然有非日月無以見義者

則亦不得不取焉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則非日無以見伯姬之死於災也伯姬不幸遇災保母不在不下堂而死於火嗚呼難哉君子行不貴苟難而婦人非難無以見其節此伯姬之節所以特書於春秋而顧影無儔也易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吉者歟春秋之書內女者四鄫杞二姬以惡紀宋二姬以賢然語其難則紀姬未若宋姬之難也故紀姬之葬以字而宋姬之葬以謚此則聖人輕重之權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鄭伯克段于鄢段不書弟段不弟也則誅段為重而責鄭伯為輕今天王殺佞夫書弟則非佞夫之不弟過在兄也景王以萬乘之尊而不能容一弟何以示天下宜其見侮於諸侯不能興周也生殺之柄自天王專之故入春秋未嘗書天王殺卿大夫者今内不能親九族而手足不相容滅天倫矣故於此一書天王殺焉以見非所以用生殺之柄也

王子瑕奔晉

子瑕佞夫之與也佞夫見殺而瑕奔晉然不容於王而奔諸侯諸侯抗王而匿之春秋之時歟若曰自周無出吾於周公出奔晉既言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之賢節義高於天下魯與其榮焉故以卿會葬尊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而不言大夫討有罪之辭也良霄何罪哉以奔許自許入鄭也許固鄭之世讎良霄不安其位內不容而奔君之讎脅讎以入鄭將何為哉必將不利其國矣君討而殺之得其罪也則鄭之殺良霄蓋合乎春秋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故者惟桓二年稷之會書成宋亂與澶淵之會書宋災故皆譏也且宋災何與於人而諸大夫會之諸大夫會之蓋將有以救災恤鄰也然諠不及國弔不及尸徒會于澶淵何為哉澶淵衛地恤災而會于衛地其不及災審矣以宋災而會會而不能賑之何哉吾知其故矣初伯姬之歸于宋齊晉不得已而媵之固已辱矣今宋災共姬獨以節義顯而齊晉之媵無聞也晉以霸主為宋而徵會魯獨以叔弓

如宋葬宋共姬而不從晉令晉人盖曰諸侯共恤宋而魯獨擅其榮吾何為輸財於已成名于人哉故徒會而退卒無以賑之也然書其會亦足以見矣何用書其故邪盖於時蔡有弒君之事天王有佞夫之事鄭有良霄之事不書其故則無以知其為宋災而會也據左氏之說則是會皆諸侯之卿卿而書人其貶可知為宋會而宋亦書人宋召天譴不能側身修行而外求於人宜其均得貶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魯大夫之横起於文而成於襄非文之怠忽大夫未敢肆非襄之懦庸公室未遽弱雖大夫世禄不能免於横而上之人有以制之則亦未能專也文公怠忽不君諸大夫寖以秉國幸成公繼之粗能剛果有立大夫之權日沮公室日張矣不幸即世襄公乳臭子嗣魯之統三家憑之會盟征伐皆出於己作三軍舍中軍惟其所欲以分公室及威令已去襄公雖壯而

不能收矣繼之昭公嗣立年十有九而猶有童心噫天無乃以是而弱魯者乎抑亦周公治魯不能慮寖微之漸也吾於此蓋有嘆焉嘆周公之聖垂世立法而不保其子孫之微弱也嗚呼奈何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襄公世子也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惡後世以為殺而子野獨以為毀

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之弒野而立昭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文與般惡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識者當有以辯之

己亥仲孫貜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大夫會之禮也諸侯會之辱矣于時諸侯以小大彊弱為判親會之更以為禮也貜速之子蔑之孫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書人以弑失賊之辭也左氏以展輿弑父自立弑父自立天下之大逆而聖人為之諱則後世何所取信乎春秋左氏採野人之語而亂春秋者多矣其受經於聖人果何如乎

右襄公盡三十有一年

春秋經筌卷十二